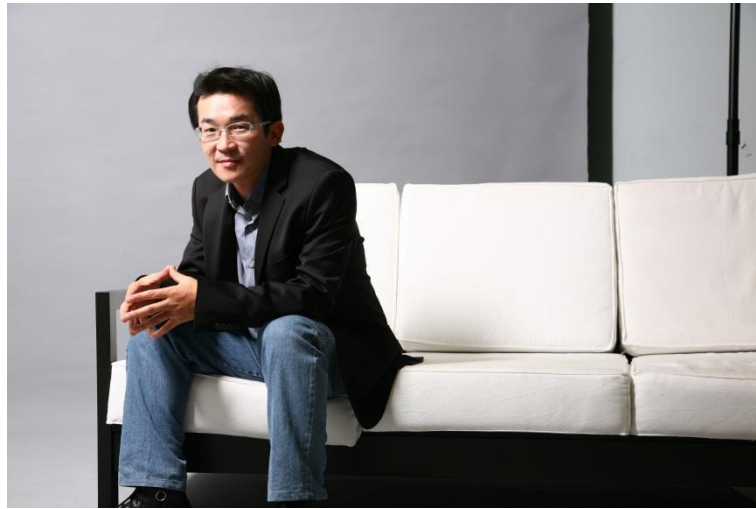


## 訪魏德聖\*

訪問者：川瀨健一\*\*

地點：臺北 時間：2017 年 4 月 14 日



---

\* 原載《台灣映画 2017 年》（日本：東洋思想研究所，2017 年 11 月 15 日），頁 3-28。

\*\* 川瀨健一，龍谷大學哲學科畢業，佛教大學佛教學專攻科修了。專門領域為臺灣電影研究，研究主題多為臺灣，中國電影。論文：〈台灣映画 100 年の一断面－吳念真の「父さん」を中心に－〉、〈日本統治時代の台灣映画史と施策－資料の発掘と聞き取り調査－〉、〈「莎韻之鐘」為何没在臺灣上映？〉等。著作：《平安如意－祈りの島・台湾－》、《台灣映画への招待》、《臺灣電影饗宴－百年導覽－》、《植民地台灣で上映された映画目録 1899（明治 32）年～1934（昭和 9）年》、《植民地台灣で上映された映画目録 1935（昭和 10）年～1945（昭和 20）年》、《植民地台灣で上映された映画 洋画編 1899（明治 32）年～1945（昭和 20）年》、《台灣で上映された映画の研究 1945（民国 34）年～1949（民国 38）年》等。

川瀨：先從簡單的部分談起，例如你的生日。還有你是出生在臺南的？

魏：永康，臺南永康。

川瀨：永康，1969 年出生？

魏：對。

川瀨：8 月 16 號。

魏：對對對。

川瀨：這個，現在 47 歲。

魏：4……48 了吧，算 48。

川瀨：想請問你就讀國民學校時，對朋友、環境和生活，有什麼樣的感覺？

魏：我後來會做電影這個行業，其實有時候想一想也蠻有趣的。我從小就是看著一堆人長大這樣子。我們家是開店的，可是我們家又住在廟的旁邊。然後我家的對面，你知道就是電影院，所以我從小就是跟這個電影的環境一直結合在一起。我從小就是都是看人，就是我很少一個人孤單一個這種情況過這樣子。

川瀨：是是。

魏：很少一個人，幾乎沒有一個人這種事情發生。甚至就連看電影這個事情，我也從來沒有一個人看電影過，從來沒有。反而很奇妙的是，一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帶我去電影院，他帶我去那個包廂一個人看電影。很奇妙，第一次一個人看電影，整個生命就轉了一個彎了這樣子。這對我來講是最奇妙的一個過程。我小時候的那個環境，就是我在學校，其實……我有時候現在回想，我的國小、國中……國中還好，國小，特別是國小，我是一個很不出色的人。我甚至懷疑，我甚至常常會想說，會不會幾十年後我的同學翻開國小的畢業紀念冊，看到我的照片，會不會覺得說這個人是誰？我們班上有這個人嗎？

我會很懷疑。有時候很懷疑說，因為我在學校幾乎有點像透明人一樣，就是不起眼。不起眼，但不是壞學生，也不是好學生，就是夾在中間，然後只是愛講話這樣子而已，沒有什麼其他的專長。

川瀨：是。

魏：體育也不是很厲害，就是什麼東西都是中間，不管做什麼都是中間這樣。所以我的童年其實過得還滿愉快的，就是像個孩子一樣，不會特別叛逆也不會怎麼樣，完全正常這樣子，正常的鄉下孩子的感覺。

川瀨：那麼國中的階段呢？

魏：我的成長環境剛好是……是臺灣的教育體制裡面最灰色的那一個地帶。就是一切以升學為主，我那個時候還有所謂什麼放牛班或是升學班。你知道放牛班的意思嗎？

川瀨：知道。

魏：就是說你將來考不上高中的人，就是念這個班，然後將來是為了要高中考大學的人，念這個班這樣子。我一開始都編在上不了高中那個班，可是我在那邊成績還不錯，都在前幾名，到二年級的時候就被編到那個升學班那邊去。從此以後就過得很痛苦，就是每天考試和被打。因為我一升到那邊就變成最後一名，我在這邊都是第一名、第二名，到那邊就變最後一名，所以每天要被打被罵這樣。其實那是……我不知道怎麼講，就是對我來說那也是因為在那種班念，念到最後，我決定不要去考高中。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再忍受高中三年，又要經歷那種重覆考試的日子，所以我決定不考大學，我決定去念職業學校。可是因為那個時候成績比較好，成績比職業學校好，我可以念工專，所以就念工專，念了五年的專科學校。國中的時期對我來講是很……我不知道怎麼講，就很空白。很空白，因為每天的日子就是不斷考試，也沒有什麼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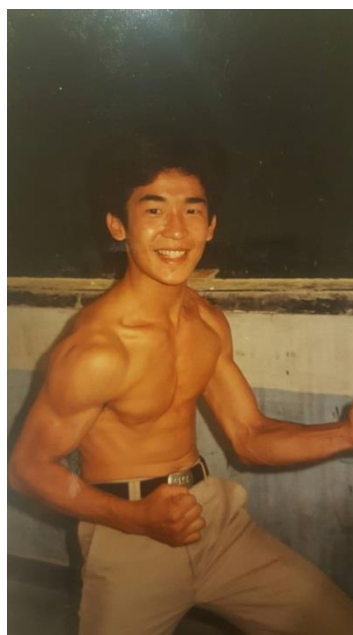
目的，每天起床就是為了應付學校的考試，而且我們的上課也就是用考試來取代上課，幾乎不上課的。上課只是把課文講過一遍之後，然後接下來就開始明天要考試，然後每天就一直考試。我那時候過得很痛苦，很痛苦。

國中三年是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反而是空白。然後學了三年，學了什麼我不知道，將來對於現在來講一點用處都沒有。該學好的沒學會，學會的用不到，國中三年就是這樣。

川瀨：那你就讀工專學校的五年裡，學了什麼內容呢？

魏：那五年我就……怎麼講呢？因為工專

那五年，我就已經脫離不斷考試這種事情，所以那五年我反而比較多的時間是在參加社團，是打空手道。我有去參加社團，然後因為我的身體又瘦又小，一開始不太好意思去參加，被人家說你那麼瘦那麼小要去參加那種社團。可是我練得還不錯，練到最後我有打到臺南冠軍，有打到全國亞軍，就是越到後面越好。因為那時候去，就每天沒事，然後就每天在練習健身、練習速度之類的，不斷練習。年輕就是覺得說很帥。空手道能把身體練好一點，然後打的姿勢漂亮一點，又很帥。另外就是打球，然後不然就是去社團，就是比較多的時間在那個地方。平常也沒什麼事，平常就是每天玩，但是就是比較享受年輕人該有的日子這樣子，但是也不會去跟人家做壞事。因為那時候我們學校算是那種……比較壞的學校，就是一天到晚在打架，在火車裡面打架，然後幾百個人對幾百個人那種打架。就是那種很不好的



學校，就是跑到別的學校去打，然後別的學校也跑來我們學校打。我們班上有很多都是這種，可是很奇妙，我在那種環境裡面，我沒有參與過一次。

我也滿奇怪的，為什麼他們打架都不會找我？我覺得自己還滿有趣的一點就是，我跟那些壞學生可以相處，可以聊天可以開玩笑，但是他們打架不會找我；我跟那些成績很好的學生也可以聊天，也可以開玩笑也可以出去玩，可是他們念書的時候不會找我。就是我跟二邊都可以相處很融洽，可是他們是不合的，他們彼此是不會一起去玩的。但是我跟他們都可以相處得很好，可是他們在做屬於好學生的事，屬於壞學生的事情的時候，不會找我去。就滿奇怪的，但是我在那邊混得還不錯。

川瀨：了解。那麼，你當時還沒有想到畢業以後要當導演嗎？

魏：沒有，完全沒有。不過……我說過國小時期，我家旁邊就是電影院嘛。

川瀨：沒錯，剛才有提到。

魏：當時常常會去電影院裡面玩。不是去看電影，是去玩。在裡面當遊樂場，跑來跑去。小孩子嘛，小孩子在黑黑的空間，然後跑到二樓跳下來。因為那個二樓很低，就去爬到那個欄杆，然後滑下去就跳去那邊，跑來跑去。後來那個電影院撤掉以後，當時不知道國小幾年級，那個時候如果要看電影，都要到隔壁的鎮上去。我國小五、六年級到國中的時候，我媽常常在星期六、星期天帶我到隔壁的鎮上去把脈看中醫，吃那個長大的藥。每次週末去看完醫生之後，我就叫我媽媽先回去，我去看個電影再回家。那個時候一次 50 塊錢看兩部電影。那時候剛好是侯孝賢他們的新電影剛開始的時間，我後來長大進到這個行業，我才知道原來臺灣新電影的每部電影，我都在電影院裡面看過。

所以我差不多國小六年級到國中一、二年級的時候，幾乎把所有臺灣新電影的每個作品都看過。之後我們那邊開始流行露天電影，就是像蚊子電影那樣子。

川瀨：是在廟裡面？

魏：廟的外面。然後我就開始趕場，因為我們鄉下地方廟特別多。那個本來都是演歌仔戲或布袋戲，可是到我國中以後，布袋戲或歌仔戲慢慢就不演了，開始流行放電影。放電影變成是……這邊這個廟在放電影，那個廟也在放，那個廟也在放，所以一個晚上有時候會跑三個地方。

跑三個地方主要是根據這部電影我有沒有看過。這部看過了那我就跑到隔壁去看那部看過沒有，看過就跑到那邊，只挑一部沒看過的看。然後到一部演完之後，就馬上又趕場去看下一部演什麼、下一部演什麼、下一部演什麼。因為一次也是放兩部，一個晚上演兩部。所以一整個晚上都在跑，看每家廟口在演什麼。其實也不是為了要看電影，不是因為電影好看而想看，因為那是一種樂趣。一群人集合起來，趕著看這邊是什麼電影？那邊是什麼電影？好多小孩就一直衝，或者是分批跑，你去看那邊，我去看那邊，然後回來告訴彼此電影演什麼。

川瀨：當時上映的是怎麼樣的電影？

魏：那時候在露天電影院，就是在廟口放的，大部份都是屬於搞笑片。比如說朱延平的電影，或者是許不了的電影，又或者是那些賭博的港片之類。

川瀨：一般人很喜歡的那種。

魏：對。例如我印象當中，那時候有一部電影，是一部愛情片，也是香港、臺灣還有跟日本一起拍的一部。我想講一下，前兩天我在家裡看日劇，看到那個演員，想到他就是當時我那時候看的男主角。那時候好

年輕好帥，現在是老人家，也還在演戲。然後我覺得「沒有想到他們是同一個人」。

川瀨：關於新電影這個部份，除了侯孝賢的電影以外，還有很多電影。你能想起來這些電影的名字嗎？

魏：有好多好多。你說候導的那部片，那時候看的是《戀戀風塵》。《童年往事》，還有柯一正導演的《金水孀》也有，《嫁妝一牛車》也是，跟《望海的母親》，反正就是那個時期，很多很多。

川瀨：有沒有印象特別深的電影？

魏：那時候印象特別深的是《油麻菜籽》。那時候去看完《油麻菜籽》那部電影，很有趣，那部電影不是我去看中醫的時候看的，是我爸爸他自己跑去看，看完之後回來，又帶我們小孩子去看。那天我媽媽沒去，是帶我們三個小孩，就我爸爸載三個小孩子騎摩托車去看電影。然後騎回家的時候，就邊跟我們講說，看完這部電影你要孝順媽媽，要幹嘛，要怎樣。可是罵我媽媽罵最凶的是他。

川瀨：接著想請問你，如何開始和楊德昌導演一起工作？什麼時候碰到他？契機又是什麼？

魏：一開始我在臺北，因為那時候拍電影的不好，狀態不好。就是說越來越不好，我剛入行的時候是最不好的時候，正在往下坡走，但是還沒有到最下坡。從《悲情城市》跟《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後就開始往下坡走了。那個時候我剛入行是在電視圈，可是因為剛往下坡走，很多做電影的人就跑往電視去做，因為電影的產量變得比較少了。但是電影還有得拍，所以當我在做電視的時候，遇到很多從拍電影來拍電視的，他們就會介紹我去接那部電影，就是進到電影圈。可是進到電影圈，電影就在拍，因為我一開始跟的不是新電影的導演那一票

人，不是侯孝賢、楊導，是屬於比較傳統的那些電影的。所以那種環境是很不好，很糟的。

我那時候本來是已經覺得，不太想在這個行業做了，因為那個環境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可是在那個環境裡面，剛好認識了一、兩個年輕人，他們是技術方面的人，就是攝影助理。可是在臺灣的攝影助理或是燈光助理，那是屬於片場裡面的人，他們是什麼案子都會接。我跟他們認識之後，我工作結束，然後我自己開始練習拍短片的過程裡面，他們剛好又去接了楊德昌導演的電影；我認識他們之後，又認識到製作團隊裡面的人，之後我們就一起聊說，那我們一起來練習拍電影。

然後在練習一起拍電影，你拍一部，我拍一部，他拍一部的時候，剛好裡面一個在楊導公司的助理就跟我講說，他那邊剛好有一位日本的林海象導演邀請拍電影，然後由他們公司做臺灣的製作統籌。因為需要一個會開車的製作助理，問我有沒有興趣？我說好，就直接去上工。其實那一部不算是楊導的電影，算是在他們公司，有跟楊導接觸，可是沒有工作上的接觸，是人的接觸而已。楊導有在觀察我們那部片裡面的人，一直到那部片拍完之後，他發現我做事情很認真，都沒有在講話，都是安安靜靜的在做事情，他就把我留在他們公司工作。做了差不多一年左右，他的戲開拍了，我就直接一直（跟著楊導工作）。本來他留我只是要做譬如說場務組或是道具組之類的人，可是後來他知道我有寫劇本得過獎，他知道我有拍短片得過獎，他就很好奇，叫我拿我寫的劇本給他看。他看完以後覺得我應該是可以在導演組，所以把我調到導演組，我變成了副導。就變助導，助理導演。



可是那時候臺灣有發生一些事情，本來要籌備的東西一直 delay，一直往後。之後他跟蔡琴離婚，又有很多工作人員也離開。有些（工作人員）因為時間的問題離開，有些是……有點像爸爸媽媽分手了，我要跟誰這樣，有些也跟著離開，當時我沒有離開。那時候公司有很多人走掉，我就被調到了副導演。我一部片都還沒跟過，就直接跳到副導演，所以到他電影要開拍的時候，我壓力非常大。因為我沒那個能力，但是他直接把你放到那個位置。可是我那時候又還摸不清楚（楊導）性格，我年紀還小，只懂直直地思考，也不懂得去觀察他的要求之類，所以那時候我做得很不好。當時幾乎每天都被他罵，因為他工作起來脾氣是很不好的，平常人不會，但是工作起來是非常獨裁的。在那邊待了大概將近三年的時間，待到最後他那部電影叫《麻將》。《麻將》是我第一次，也是我到現在為止唯一一次從頭跟到尾的，就是從沒有劇本跟到劇本開發，到劇本完成，到拍攝，到拍完、後製、剪接什麼東西，聲音全部都弄好完成之後，我才離開的，而且也只有我一個參與全部。其他人大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就結束，只有我一個從頭到尾全部弄完之後才離開，可是我離開的一個原因也是因為那時候公司要收掉了。

要收起來，就是不租了，他那邊好像也租了不知道十幾年有了。從好幾部片，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前就租那裡了，一直到《麻將》之後他收掉，然後回到他自己的住家那邊當工作室。他本來還要留我，可是



我就覺得說也差不多了。因為我是覺得說，我好像也該要思考自己要  
做什麼？該學的也都學了，再跟下去的話，就一直模仿也不對，要  
走出自己的路。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說，我有我的計畫想要做，所以  
要離開。他也沒有留，他只有留一次，也沒有再勉強。他說：「哦，  
好啊，你有想法就好。」他不是個會勉強你留下的人。

川瀨：魏導的《海角七號》是 2008 年上映的，它同時也是臺灣電影復甦  
的一年。在那兩、三年前，我曾和朱延平導演聊過，朱導當時是電  
影導演協會的會長。他曾說過：「從臺灣新電影那個時代以後，臺  
灣電影的觀眾日漸減少，臺灣電影已經死了。」

魏：《海角七號》是 2008 年，快 9 年、10 年了。

川瀨：其實當時朱導的辦公室，能夠立刻知道各電影院的臺灣電影有多少  
觀眾。那些電影票房十分慘澹，最慘的地方，觀眾甚至只有幾個人。

魏：那時候（票房）很少。那時候一部電影（票房）好慘。那時候，我覺  
得我已經好不容易入行那麼久，我練得差不多了，我差不多該上……  
應該說那個像在培養一個武士，培養差不多，差不多該上戰場的時候，  
沒有戰場了。那時一部電影已經（慘）到怎麼樣？一部電影的製  
作費，拍攝的成本已經被壓到大概 500 萬左右，你就要拍完了；可是  
是一部 500 萬拍的電影，它上院線，竟然票房不到 50 萬。就是很誇張，  
可是在那個時候，有一部電影它票房破 100 萬，就慶功、切蛋糕、開  
香檳。我那時候覺得好好笑，100 萬，你拆帳回來，然後再扣掉宣傳  
費，扣掉（其他花費），你一毛錢拿不到。你買蛋糕的錢還要自己出。  
那時候是真的糟到不行。

川瀨：所以當時我和白冰冰小姐碰面的時候，她說電影假設投資 500 萬，  
不幸只拿回 50 萬、100 萬的話，沒有辦法生存。

魏：對，差太多了。

川瀨：所以當時是很艱難的。另外想請問，2008 年拍《海角七號》之前，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籌備這部片的？

魏：其實在更早之前，我就一直想要弄《賽德克·巴萊》。可是怎麼說，因為《賽德克·巴萊》它太龐大，所以我們很努力的要去找資金。因為那時候我比較天真，我一直以為要少的錢很難。那既然很難，為什麼不找大錢？搞不好因為你搞很大，大家會覺得說這個有趣，有人搞大，那我們集資試看看。我一直以為可以，甚至政府單位可能也會參與其中也不一定，所以把案子搞大。沒想到一點機會都沒有，完全不可能。那時候我才想說，看來我還是要先證明我有市場的經歷，人家才有可能會去投入這麼大的預算。我那時候有一個劇本，但是那個劇本我看一看，覺得應該比較藝文一點，可能比較難取悅這個市場。所以我就想說，好，那我先寫一個比較簡單的，比較有趣的。

剛好我那時候本來頭腦裡面就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那個《海角七號》的原始的想法，只是一直沒動，所以那時候覺得說我應該先寫這個才對。然後我就為了那個事情，特別開車跑到墾丁、恆春那邊。我去住了幾天，到處看看到處晃晃，差不多了解一些人文風情以後，回來就開始完全投入去寫那個劇本。寫完之後我就決定要先拍這個，因為在寫的過程裡面，我覺得這個觀眾一定會喜歡。因為我自己都會邊寫邊笑，邊寫邊掉眼淚。我自己都會邊感動，我想說觀眾一定也會喜歡。但是在籌資的過程，一定一樣很難，因為大家都認為說，電影都沒人看了，你還拍那麼貴的電影。

其實我那時候規劃，我只是覺得說這樣子才拍得出來，原本的規劃只有 3000 多萬。3000 多萬，人家就覺得說我 100 萬都回收 50 萬而已，你竟然要 3000 萬，那怎麼回收？所以根本找不到投資。不過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那一年剛好是我們臺灣新聞局，有始以來第一次跟信保合作，就是做保證貸款。但是不敢申請，因為輔導金是不用還的，貸款是要還的。電影人都很習慣不用還。因為要還的我還不起，每個人

都說這我一定虧錢，我怎麼還得起？所以沒有人敢去貸那個錢。但是對我來說，我想說我那時候已經 37 歲，快 38 歲了，我心裡想說：「我這個時候再不做的話，我過 40 歲可能就什麼都不敢了。」我那時候就下定決心賭這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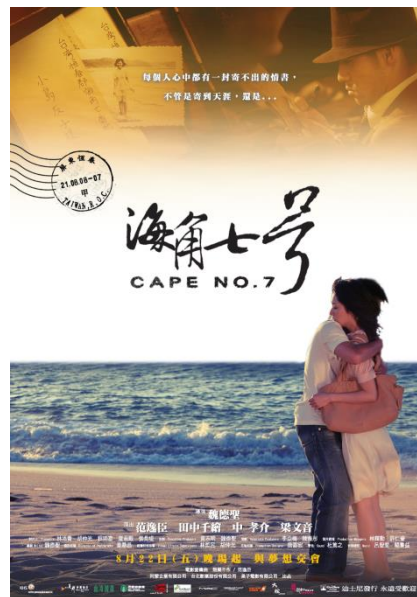
賭這一把，我就賭它會中，百分之百賭它會中，我想辦法把它拍到最好這樣子，所以我就去申請那個貸款。因為我是第一個申請的，所以下一下就過，然後申請也過了，所以我們就馬上開拍了。當然這個過，那個新聞局過，信保過，銀行不會過，所以我們在拍的時候，那個銀行的貸款一直申請不到。就算是拿了信保的那個（證明）去，它還是不給我錢。它還是覺得說，那個國家擔保八成，那另外二成怎麼辦？我自己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去抵押了。所以它就為了那二成一直貸不下來，後來透過好多關係，好多人幫忙才順利貸到那個錢。所以《海角七號》是熬過了這一關，再熬那一關，就一關一關的過。先熬過拍片期，然後後製的錢再慢慢找，找不到先借。拍片期熬過了以後，接下來就跟那些器材公司，後製公司談說，不然你就入股好了。我還不了你錢，那不然就當你入股，然後你後製。我需要後製的經費，我籌不到後製的，後面製作的經費，但是對你來說你只是機器借我用而已；那要不然你把這個當投資，我們都拆幾股幾股這樣。他們也想說：「反正現在也沒電影做，就當投資吧。」這樣子，所以他們就後期不收錢，然後轉成投資，這個案子最後才完成。那個過程其實也滿有趣滿好笑的，好像小孩子在玩遊戲一樣，你給我這個我給你那個，竟然這樣也完成了。

川瀨：記得當時在某個大飯店——名字我忘記了——還曾經邀請臺灣和日本的記者，一起觀賞你執導的《海角七號》，當時的新聞局局長我認識，所以有幫你們介紹一下。

川瀨：拍攝《海角七號》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的印象嗎？當時是否已經預期能吸引很多觀眾？

魏：那部電影對我來說……我在拍的過程當然也是資源很缺乏，就是這個沒有，那個沒有，然後這個欠著那個欠著這樣子。可是那時候我心裡面一直覺得說，不管怎麼樣，一定要拍到我認為的最好才可以。因為都已經欠那麼多了，再沒有拍的話，就等於欠的永遠還不了。你拍好還可以有贏的機會，你拍不好連贏的機會都沒有，就虧定了。所以狀況越不好的時候，那時候很奇妙就越堅持說，不行，不 OK 就是不 OK，不 OK 就要把它拍到 OK。所以那個時候一直很堅持，一定要把它弄好。然後全部弄完以後，對我自己來說，我在當時當然是很滿意那個結果。但是滿意的一個原因是沒得比較，沒有人跟我比較，所以我很滿意。那我滿意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已經做到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以前的臺灣電影是因為沒有錢，所以這個就這樣就好了，這個這樣就好了，這樣也看得懂，這樣也可以，這樣子。

但是我那時候是覺得說，是演唱會就要像演唱會的樣子，是飯店就要有飯店的樣子。是什麼樣就要什麼，是喜宴就要喜宴的那個場面，是



什麼樣的場面就要把它做出什麼樣的場面，絕對不能說這樣就好了，這樣就好了。所以那時候錢越花越多，也是想要把那個東西弄好。你說《海角七號》對我來講，我算不算拍到最好？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至少做到了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我沒有偷工減料。沒有哪個鏡頭對我來說是不 OK，都很 OK 這樣。就到位。有沒有做到非常好，我不敢說，但是至少我做到該有的樣子。

那之後產生那個效應是我意想不到的，那個我就不知道怎麼解釋。因為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一個故事的傳達，觀眾他自己有他的解讀。我講的故事是這樣而已，可是它延伸出去是他家族的故事，他自己的投射，他自己角色的投射；或者是他親戚、他的阿嬤、他的阿公的一個故事的連結。或者是，他自己會去找連結點。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哇，電影其實可以做到那麼大的影響力，一個簡單的故事而已。只要它那個有發酵、有作用開始的話，其實可以產生滿大的影響力，所以那時候第一次覺得電影很可怕。它有時候可以爆發出去，那個散出去的力量是你控制不住的，也不在我預期之中。應該說，很多人說：「你好厲害，（能）做到這（種程度）。」那不是我厲害，是大家把它擴張出去，我只能說我做到位，做到該做的樣子。

川瀨：嗯，所以應該可以說《海角七號》運氣很好，正好搭上臺灣當時潮流的感覺。

魏：對，嗯嗯。

川瀨：我看侯孝賢等導演的電影，有種電影就該黑黑暗暗的感覺；但是看你的《海角七號》時，覺得整體相當明亮。

魏：這是我後來的體會，我覺得電影就是反應一個時代的文化。而且是你這個時代的平民文化。不管你拍的是英雄片還是那種低中下階層的片，你反映出的是大部份的人對這個時代的感受。就像臺灣新電影的時代，那時候是一個不穩定的時代。所以那些畫面，那些氣氛，那個

電影塑造出來給人家的感覺，就是讓人覺得說，對，你講出了我們(的心底話)，那個被認同的感覺會逐漸增加。到我那部《海角七號》的時代，其實那種所謂的憂患意識已經逐漸沒有了。



那反而是一種自信心缺乏的時代，是一個……怎麼說，危機感沒那麼強，你知道我意思嗎？《海角七號》的時候，那個時候臺灣老百姓危機感不強，但是自信心不夠。而《海角七號》反應出來的一個現象是，我們沒有那麼糟。所謂的自信心不足這種東西是，大部份的人在這個現代文明的城市裡面，都是受傷的，都是不得意的。經濟生活已經不能代表我日子過得好不好，反而是我的存在價值的問題。對自己自我存在價值有那種……因為你說像新電影那個年代，大家就是因為有危機，所以就拚經濟、拚經濟。所以那個時候，跟中下階層那個衝突比較強烈。可是到了《海角七號》那個時代，貧富階級沒有那麼強烈，反而是大部份的人對於自己的生活不滿意。對自己的自信不夠，你知道嗎？不是用有錢沒錢來評估自信，是整體對於整個時代的氛圍都覺得沒有自信，對於在這邊生存的那個價值感，會覺得有一點無法展現

自己的價值。所以《海角七號》的出現，反而讓他們有了很多那種（體悟），其實我們還有一次機會。

搞不好我還可以怎麼樣。所以很多人在裡面看到自己失敗的那一面，也看到了電影的人幫他展現了他做不到的那一面。所以他覺得他自己有可能，當那種美化跟自信展現的時候，反而產生很大的共鳴。它其實（內容）也滿豐富的，甚至有懷舊的部分。像那7封情書，用那個為基底來展現現代年輕人的爆發。所以我覺得那個時代，我是無意識地做這個，可是做完之後才發現，其實剛好會接上線是因為那種時代的意識。

我才反應到，在《海角七號》之前的臺灣電影，賣不好的一個最大原因，會不會也是在這裡？是它沒有接上這一塊，沒有反映到所謂自我實現的價值不夠的那一塊這樣子。只是在講故事，只是在講創意，在講那個風格，但是忘了反映大部份老百姓主流意識上面薄弱的這一塊。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其實平均差不多每十年一個新時代，現在又有新的文化產生，現在再拿《海角七號》那一套出來，再用在這個時代又擺不上了，因為缺乏的已經不是這個東西。

川瀨：所以《海角七號》之後，臺灣導演拍攝的臺灣味作品越來越多，也有很多人看過。以《海角七號》為契機，臺灣人再次看起了臺灣電影。所以我認為，多虧《海角七號》帶給許多觀眾感動，讓臺灣電影得以復活，並且延續至今。

魏：是無意間的發現，因為拍了這個東西，當時拍的只是一種……一股自己覺得自己過得不好，所以自己也想要反擊。沒想到我的反擊對大部分人來講（有同感），原來跟我一樣的人到處都是，所以產生的共鳴是一樣的，但卻是無心的。如果說對臺灣電影有什麼貢獻，應該算是《海角七號》對臺灣電影有貢獻，不是我。我只是反映了我的心情在這部電影裡面，然後不小心說中了大部份的人心的樣子。無心插柳，就是我也沒有發現會這樣子，對。



川瀨：還有 2011 年時，你拍攝了《賽德克·巴萊》。你剛才說其實早有拍攝這部電影的念頭，但因為缺乏資金，所以無法拍攝。當《海角七號》拍完之後，你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籌備《賽德克·巴萊》？

魏：原本《賽德克·巴萊》還沒有打算那麼早開始，我以為《海角七號》之後，我還必需再拍一部，之後才能夠到《賽德克·巴萊》。可是《海角七號》賣得太好了，一下衝太高了，衝太高了我就想說，那這個時候不做什麼時候做？所以那時候覺得不要浪費這個機會。因為萬一你再拍一部，下一部毀掉那就完了，你這個《賽德克·巴萊》就永遠沒機會了。



所以趁著那股氣勢，我就直接籌備，直接開始。可是在籌備的過程當然是……很異想天開，覺得我接下來一定可以找到錢，可是後來沒有。沒有想到籌資籌到最後，竟然真的都沒有籌到半毛錢。可是因為所有的演員也好，工作人員也好，全部都已經到位了，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拍吧，不管了。」因為你那個氣（勢到位），氣（勢）到你很難不做。

你如果不做的話，你下次錢到氣就聚不起來了。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做吧，因為演員也找到了，我心目中的演員都到位了，然後我們的工作團隊又很……大家就懷著一個理想來這邊，那種氣不一樣，跟我來賺錢的、我來展現我自己的那種狀態是不一樣的。所以那一次算是臺灣電影……對我來講，最大的一股力量通通集合在我們這邊。所以那時候就覺得做吧。那時候決定得很……應該說決定得很英雄，做得很狗熊，做得很累這樣子。

川瀨：當初拍《賽德克·巴萊》的時候，覺得最困難的部分在於？

魏：分兩塊，一個是錢，一個是製作。錢當然是不用說，就是沒錢。我們必需要不斷地去調度資金，去貸款去借錢，來應付每一天的拍攝。那個是固定模式，沒什麼好講的。可是製作的難度在於，那一部片的規模，不是臺灣電影可以承擔的。特別是以臺灣電影來說，那種大場面已經中斷 20 年了，沒有人搞過那麼大的場面。

所以在沒有電影工業的地方，你要拍出一部必需有電影工業支撐的電影，是很難的。有很多我不知道怎麼做，然後我們邊摸索、邊談邊做這樣子。甚至有些場面是我不會要去學，要去看別人的電影，看怎麼從裡面去摸索出來應該怎麼拍、應該怎麼弄。所以很多人奇怪（我拍的兩部電影落差這麼大），就是《海角七號》到《賽德克·巴萊》，他們不會認為那是同一個人拍的，因為那整個是跳上來的。它不像是慢慢慢慢走到，它是直接從這邊直接跳級，跳上來這樣子。我的人生好像一直都是跳級。

譬如在楊導那邊應該只是場務，我本來是去開車而已，怎麼突然間跳到副導？然後只是拍過短片的人而已，直接就跳到長片；而長片一跳就到 5000 萬製作的長片，那 5000 萬長片拍完，就直接跳到 7 億製作的大片。我就這樣一直跳跳跳到《賽德克·巴萊》，我覺得對我來說，那是跳到最頂端了。

所以那個在製作上的難度是……不要說我沒碰過，裡面所有資深的人都沒碰過這麼龐大的製作，所以很多的做事方式是要自己……不是解決，自己去摸索，自己去發明新的。因為我們不是好萊塢，說我可以在棚內做什麼（特效之類的）。沒有，你就是要真的找一座山，真的在那座山去把那個地整得差不多，然後讓機器可以走，讓人可以跑。真的用土制的方式，一顆石頭、一顆石頭去撿起來，讓演員不要受傷。真的這邊沒有草，你要去砍別的草，一棵一棵種過去，只拍一個鏡頭。就是我們用很土制的方式，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去取得，去拍攝。所以拍到最後就花了十個月才整個拍完。

川瀨：太辛苦了。

魏：但是這個過程讓我也學到很多，最主要是態度。就工作人員在執行上的態度，開始比較不像以前一樣敷衍了事。他們開始會去很在意每一個畫面，甚至去解決一個畫面、一個畫面（的問題）。那時候臺灣電影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員，都在我們這一組。因為我們的組織很龐大，將近 300 個工作人員，幾乎全臺灣的工作人員都跑到我們這邊來了。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其實都同時因為一部電影，彼此被訓練出來一種做事的方式和態度。



其實《賽德克·巴萊》有點像是臺灣新的電影工業的一個雛型，開始有出現分工。因為在《賽德克·巴萊》之前的分工，甚至《海角七號》在拍的時候，還是屬於老舊的電影分工思維，就一個人要做二、三個人的工作，因為沒有錢。可是到《海角七號》的時候，變成是專業的分工已經逐漸出現了。負責飲食跟住宿的、負責交通的、負責安全、負責什麼的，就是已經各自有各自的專業，專門負責的人在處理這些事情。而且這一套是從《賽德克·巴萊》拍完之後，好像應用在現代了之後，這些人分出去拍每部片都用這種態度在做事情。所以臺灣的電影現在所採用的製片模式，幾乎一直沿用《賽德克·巴萊》的方式，而產生一個新的（典範），我覺得還滿棒的。特別是《賽德克·巴萊》之後，李安的《少年 PI》來臺灣拍，又把美國的分工制度加進來，讓臺灣的分工更明確。我覺得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是電影工業的新時代。

川瀨：2014 拍攝《KANO》的過程，想請你分享一下。

魏：《KANO》那部份，應該說我本來打的是一個很如意的算盤。我想說《賽德克·巴萊》之後，我想要開始籌備我的臺灣三部曲，可是我知道我要動它的話，一定要從劇本開始再重新修過，因為劇本早在很久以前就寫好了。可是如果要重新籌備，一定要重新修改過，因為有新的資料、新的訊息出現了。我本來想說我邊修，然後我找一個團隊，我找導演來拍《KANO》。然後我也想要應用一種新的（模式），因為我說過《賽德克·巴萊》之後，再加上《少年 PI》，我覺得臺灣的電影工業有逐漸成型。我自己異想天開，想說從我們公司開始，可不可以真正用電影工業的思考來做一部電影。

我找導演，然後我來負責監制，加上我們從以前到現在的那個團隊，來支撐這個地方。導演不用管其他，導演只要負責導演的工作就好，不用像我以前一樣，要導演又要調度資金，又要做製片之類的。不用，導演就專心做好導演，（每個人負責各自的專業）。你沒有拍過電影？

沒關係，我們這一組人通通都是拍過大電影的。然後你有很多東西，你不足的部份他可以幫你，他可以幫你。就是我想要用一個團隊的資源——其實我也覺得導演是團隊的一部份——全部加在一起，用工業的思考來做一部工業的電影這樣子。

所以《KANO》跟《賽德克·巴萊》最大的不一樣，在於它是用工業的思考完成。《賽德克·巴萊》是用手工業在完成工業的電影，《KANO》是工業的態度工業的製作在完成一部工業化的電影。

川瀨：關於《KANO》，可以談談觸動你的部份嗎？另外關於《賽德克·巴萊》和《KANO》的時代背景，兩件事只相差一年，這個事實讓人非常驚訝。僅僅相距一年，感受卻完全不一樣。這部分你的看法是？

魏：我當時看到《KANO》的故事，也是因為差一年，我才好奇想要了解那個故事是什麼？我想說一年差這麼多嗎？一年就能讓族群關係差這麼多嗎？那也是我對《KANO》最大的好奇，所以才開始決定要把《KANO》的劇本寫出來，要把它製作出來。



川瀨：《KANO》上映以後，你有什麼看法？關於票房，有什麼想法嗎？

魏：《KANO》是還不錯，但是我原本期待《KANO》能更好。我是覺得它的票房應該可以更好，但是可能那個時機的問題，就是我們臺灣剛上片，話題才正要延燒的時候，就發生太陽花學運。原本照理說，一

個禮拜之後你的口碑要開始發酵。我們前面操作的口碑，到這個地方開始上映，一個禮拜之後開始要爆發；可是還沒開始爆的時候，話題就被轉移掉了。變成是因為太陽花學運太大了，大到所有政治版、社會版、娛樂版，所有版都在報。變成是我們辦的一個活動，只邀請記者來。可是記者來，我們活動辦完，記者要連訪，連訪的問題是問我對太陽花的想法是什麼？他不是問我今天這個活動為了什麼？他問我對太陽花的感覺怎麼樣？對於那些學生有什麼話要說？對於總統有什麼話要說？我那時候就覺得說「完了，這個一定話題被轉移」，所以《KANO》就是衝到這裡，就維持在這邊，然後就下來了。照理說衝到這邊，接下來要爆開更大才對。

我原本期待《KANO》的票房可以超過《海角七號》，因為它一樣是屬於那種看完會想要再看的，是可以重複看的。《賽德克·巴萊》不一樣，它是比較重，所以看完一遍，你很難再看第二遍，那個我也知道。所以《賽德克·巴萊》我在衝的是第一週、第一週的票房，反而是《KANO》我想要衝它後續的效應，可是卻被打下來，有點可惜。

川瀨：《KANO》也曾到日本上映，記得是1月的時候？

魏：日本那邊我覺得有點可惜是，我覺得日本的發行……我搞不懂，日本的發行怎麼都那麼保守，我都已經跟他們溝通說你做大沒關係。我為了要讓他們做大，我還跟他講說，日本我們共同發行，我不收你權利金。你就發，發了，賺了我們來對分；輸了就輸了，輸了你不用擔心，因為你沒有付我錢，你頂多花的只是那個宣傳費，宣傳費我也跟你一起承擔。

對啊，你不用擔心，一定會回收。他們……有啦，有比《海角七號》跟《賽德克·巴萊》多，可是這部電影不一樣，它跟《賽德克·巴萊》不一樣。它是屬於兩個國家都可以認同的一個題材，你應該做更大一點。我一直覺得他應該做更大，可是因為……因為有時候一樣那個氣（勢），就是很多人想說，聽說《KANO》大家都知道，媒體也已經



幫我們宣傳很大了，要去電影院看，結果都滿了。這週滿了，那等下一週再去，也滿了。二次之後，他就不會想再去第三次了，這個部份就沒了。讓我覺得好可惜，做大沒關係。

川瀨：我也覺得可惜。像夏天的時候，日本高中棒球會有甲子園的比賽，由 NHK 轉播。如果選這個時候上映《KANO》的話，應該對票房有幫助。

魏：對對對。

川瀨：可惜日期我忘記了。

魏：又往後，又往後了。

川瀨：日本是在 1 月上映嗎？有點忘記了。臺灣特地來日本上映《KANO》，這樣的結果感覺很可惜。



魏：我覺得是日本發行那邊一直都太保守了，不敢冒這個險，讓我覺得有點可惜。冒險又不會怎麼樣？為什麼一定要（這麼保守？）他們一定要幾個月才能怎麼樣，很多規矩。我常說那個氣（勢）到了就衝了，

不要想說氣（勢）到了，我們要等一下，再等一下，再運作一下，那個氣（勢）過了就沒了。

川瀨：日本其實不少人看過《KANO》，他們對臺灣很有興趣。可惜《KANO》在日本上映的檔期不好，假如在夏天上映，票房應該會更好。

魏：對啊，可惜。

川瀨：最後想請問你在電影之外，有什麼興趣愛好？

魏：我其實會喜歡種花種草、養魚之類的。我喜歡那種東西，但是因為我的生活空間不大，只有一個小小的陽臺。我滿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賺到錢，然後可以買一塊地，在那邊蓋自己的房子，建造自己的一個花園跟魚池這樣子，我覺得那樣我應該會滿快樂的。我覺得讓我有個時間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放空，應該滿好的。

你創造一個環境，接著在你想創造的環境種幾棵你想種的樹，然後在下面喝杯咖啡看本書。好棒，而且這個環境又是我自己弄起來的，我每天只要在忙碌的中間休息的時候，頭腦就在計畫，那個房子應該長什麼樣子，外面應該長什麼樣子。

然後每次出國，比如我去日本，去看那個老房子，我說我的房子一定要像這個樣子；然後去到某個國家，又覺得我的庭院要像這個樣子，我的（家哪裡）要像這個樣子。所以就綜合起來，我希望有一個地方，然後它的功能應該是怎麼樣。就是那種又樸實、又讓人家覺得有人性的空間，很希望這樣子。除了空想的這種東西，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樂趣。生活好像永遠都像工作這樣子，很無趣。

川瀨：你現在家中幾個成員？

魏：3 個人。我、我太太跟我兒子，3 個。

川瀨：兒子幾歲？

魏：兒子 14 歲了，國中二年級。



川瀨：家住這附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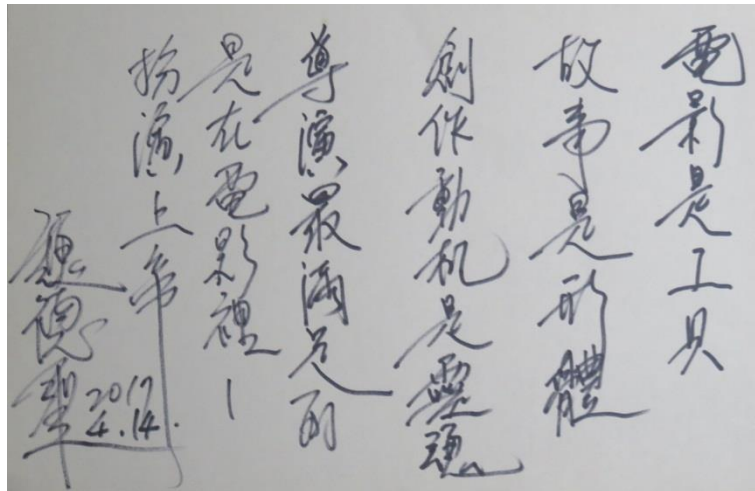
魏：大概 30 分鐘的車程，坐公車大概 30 分鐘。

川瀨：在哪裡？

魏：在永和。很近，就在永和過橋就是我家那裡。

川瀨：了解。今天麻煩你了，非常感謝。

魏：不會不會，謝謝。



(中文整理：陳宛頻)

(照片提供、協力：翁稚晴·果子電影有限公司)